

墨摇摇子

朱越利摇校点

出版说明

先秦时期 ,墨家与儒家分庭抗礼 ,并为显学。墨家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口号 ,与儒家代表贵族利益、贯穿宗法思想的政治主张相对立 ,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愿望。墨家崇拜天和鬼神 ,这种思想为后世的道教所继承。墨家学说集中记录在《墨子》一书中。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通常认为墨子姓墨名翟 ,少数学者称墨子姓翟名乌。称墨子籍贯为鲁国人者居多 ,也有人说他是楚国人或宋国人。墨子具体的生卒年已不可考。《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 ,仅在《孟荀传》后对墨子的年世附带说了一句 ,也没有说清楚。大体来说他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

墨子为了实现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 ,除了参与政治活动之外 ,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古代逻辑、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学术成果也都记录在《墨子》中。

《墨子》一书包括墨子本人亲笔写下的篇章和弟子们对他的言行的记录。还有一些篇章是墨家学派的后学们对墨子学说的阐述与发挥。这些都是研究墨家学派和墨子思想的重要资料。《墨子》中还有一部分是后人附益的文章 ,与墨家思想无关。

由于各种原因 ,墨学曾长期中绝 ,《墨子》一书也长期被人们误以为“亡佚”了。直至清代乾嘉学派无意中从《道藏》中发现了《墨子》 ,如获至宝 ,《墨子》才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近年来 ,墨学升温 ,呈中兴之势。

清代毕沅最早点校《墨子》全书。他以明《道藏》为底本,并参校了其它几种刻本以及传注和类书。其开拓之功为世人所称赞。人们同时也指出,毕沅的点校有不少疏漏。晚清学者孙诒让又以毕校本为底本,吸收王念孙、王引之、俞樾诸家成果,参以其他几种版本,又将《墨子》点校了一遍,编为《墨子闲诂》。孙诒让的劳作,将《墨子》点校推向了一个高峰。明《道藏》是旧本中最完整、最可靠的刻本,孙校是清代《墨子》点校的高峰,故而本点校选择明《道藏》为底本,以孙校本为主要校本,再行点校。凡孙校所吸收的前人成果,本校记中一般注明依孙校。

1957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刊行了吴毓江著《墨子校注》。这部著作集《墨子》版本研究、点校和注释之大成,近代人的成果大都汇集于其中。本点校以《墨子校注》为辅校本,凡取自该书者,一般注明依吴校。

第十卷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关系密切。《经说》大致来说是《经》的注释、引申和增益之辞。吴校为表明《经说》与《经》的对应关系,逐条编号,且打乱了原文次序。本校点参照吴校和其他校本,也将这四篇逐条编号,但篇章和原文次序仍依《道藏》本之旧。

本书由中国道教学院朱越利教授校点整理。

出版说明

卷一 轶

摇亲士第一 轶

摇修身第二 轶

摇所染第三 轶

摇法仪第四 轶

摇七患第五 轶

摇辞过第六 轶

摇三辩第七 轶

卷二 轶

摇尚贤上第八 轶

摇尚贤中第九 轶

摇尚贤下第十 轶

卷三 轶

摇尚同上第十一 轶

摇尚同中第十二 轶

摇尚同下第十三 轶

卷四 轶

摇兼爱上第十四 轶

摇兼爱中第十五 轶

摇兼爱下第十六 轶

卷五 轶

摇非攻上第十七 轶

摇非攻中第十八 轶

摇非攻下第十九 轶

卷六 轶

摇节用上第二十 轶

摇节用中第二十一 轶

摇节用下第二十二 阙 轶

摇节葬上第二十三 阙 轶

摇节葬中第二十四 阙 轶

摇节葬下第二十五 轶

卷七 轶

摇天志上第二十六 轶

摇天志中第二十七 轶

摇天志下第二十八 轶

卷八 轶

摇明鬼上第二十九 阙 轶

摇明鬼中第三十 阙 轶

摇明鬼下第三十一 轶

摇非乐上第三十二 轶

卷九 转贡

摇非乐中第三十三 阙 转贡

摇非乐下第三十四 阙 转贡

摇非命上第三十五 转贡

摇非命中第三十六 转贡

摇非命下第三十七 转贡

摇非儒上第三十八 阙 转贡

摇非儒下第三十九 转贡

卷十 转贡

摇经上第四十 转贡

摇经下第四十一 转贡

摇经说上第四十二 转贡

摇经说下第四十三 转贡

卷十一 转贡

摇大取第四十四 转贡

摇小取第四十五 转贡

摇耕柱第四十六 转贡

卷十二 转贡

摇贵义第四十七 转贡

摇公孟第四十八 转贡

卷十三 转贡

摇鲁问第四十九 转贡

摇公输第五十 转贡

摇□□第五十一 阙 转贡

卷十四 转贡

摇备城门第五十二 转贡

摇备高临第五十三 转贡

摇□□第五十四 阙 转贡

摇□□第五十五 阙 转贡

摇备梯第五十六 转贡

摇□□第五十七 阙 转贡

摇备水第五十八 转贡

摇□□第五十九 阙 转贡

摇□□第六十 阙 转贡

摇备突第六十一 转贡

摇备穴第六十二 转贡

摇备蛾傅第六十三 转贡

卷十五 转贡

摇□□第六十四 阙 转贡

摇□□第六十五 阙 转贡

摇□□第六十六 阙 转贡

摇□□第六十七 阙 转贡

摇迎敌祠第六十八 转贡

摇旗帜第六十九 转贡

摇号令第七十 转贡

摇杂守第七十一 转贡

校勘记 转贡

卷一

亲士第一

入国而不存其士 ,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 ,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 ,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 ,而能以其国存者 ,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桓公去国而霸诸侯 ,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 ,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 ,其次败而有以成 ,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 :“非无安居也 ,我无安心也 ;非无足财也 ,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 ,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 ,内究其情 ;虽杂庸民 ,终无怨心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 ,必得其所欲焉 ;未闻为其所欲 ,而免其所恶者也。

是故偪臣伤君 ,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 ,上必有□□之下。分议者延延 ,而交苟者□□^① ,焉可以长生保国。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 ,近臣则暗 ,远臣则□ ,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 ,善议障塞 ,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 ?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 :“归国宝 ,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 ,此其■ ■者必先挫。有五刀 ,此其错 ,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 ,招木近伐 ,灵龟近灼 ,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② ,其抗也 ;孟贲之杀 ,其勇也 ;西施之沉 ,其美也 ;吴起之裂 ,其事也。故彼人者 ,寡不死其所长 ,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 ,不爱无功之臣 ;虽有慈父 ,不爱无益之子。是故

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③，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流也^④；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⑤？盖非兼王之道也。

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垆者其地不育^⑥。王者淳泽^⑦，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修身 第二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①。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讪之民，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②，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

必耗^③。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④,反其路者也。

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①,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僂。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②,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太宰■,知伯瑶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③。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

然国逾危 ,身逾辱。此六君者 ,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 ,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 ,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 ,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 ,淳谨畏令 ,则家日益 ,身日安 ,名日荣 ,处官得其理矣 ,则段干木、禽子、传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 ,创作比周 ,则家日损 ,身日危 ,名日辱 ,处官失其理矣 ,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④。《诗》曰 “必择所堪 ,必谨所堪 ”者 ,此之谓也。

法 仪 第 四

子墨子曰 :天下从事者 ,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 ,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 ,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 ,为圆以规 ,衡以水^① ,直以绳 ,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 ,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 ,不巧者虽不能中 ,放依以从事 ,犹逾己。故百工从事 ,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 ,其次治大国 ,而无法所度 ,此不若百工辩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 ?当皆法其父母奚若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 ,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父母 ,此法不仁也。法不仁 ,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 ?天下之为学者众^② ,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学 ,此法不仁也。法不仁 ,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 ?天下之为君者众 ,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君 ,此法不仁也。法不仁 ,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 ,莫可以为治法^③。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 ?故曰 :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 ,其施厚而不德 ,其明久而不衰 ,故圣王法之。

既以天为法 ,动作有为必度于天 ,天之所欲则为之 ,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 ,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 ,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 ?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

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牛羊^④，豢犬猪，絜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⑤：“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⑥，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⑦，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⑧，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僂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七 患 第 五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①，三患也。仕者持禄^②，游者忧交^③，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④，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⑤。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⑥。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

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 , 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谨 , 二谷不收谓之旱 , 三谷不收谓之凶 , 四谷不收谓之馈 , 五谷不收谓之饥。岁谨 , 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 , 则损五分之二。凶 , 则损五分之三。馈 , 则损五分之四。饥 , 则尽无禄 , 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 , 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⑦ , 大夫彻县 , 士不入学 , 君朝之衣不革制 , 诸侯之客 , 四邻之使 , 雍飧而不盛^⑧ , 彻骖騑 , 涂不芸 , 马不食粟 , 婢妾不衣帛 , 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 , 队其子于井中 , 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 , 民饥道饿 , 此疚重于队其子^⑨ , 其可无察邪 ? 故时年岁善 , 则民仁且良 , 时年岁凶 , 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 ? 为者寡 , 食者众 , 则岁无丰。故曰 : “ 财不足则反之时 , 食不足则反之用。 ” 故先民以时生财 , 固本而用财 , 则财足。

故虽上世之圣王 , 岂能使五谷常收 , 而旱水不至哉 ! 然而无冻饿之民者 , 何也 ? 其力时急 , 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 “ 禹七年水 ” , 《殷书》曰 “ 汤五年旱 ” , 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 , 何也 ? 其生财密 , 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⑩ , 不可以待凶饥 ; 库无备兵 , 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 , 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 , 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 , 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 , 故放。纣无待武王之备 , 故杀。桀、纣贵为天子 , 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 , 何也 ? 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 , 兵者国之爪也 , 城者所以自守也 , 此三者国之具也。

故曰 : 以其极役 , 修其城郭 , 则民劳而不伤 ; 以其常正 , 收其租税 , 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 , 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⑪ , 赏以赐无功 , 虚其府库 , 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 , 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槨 , 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 , 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 , 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 , 下不堪其苦。故国

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辞 过 第 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①，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②，不为也。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③，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④丝麻，□布绢^⑤，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之中，足以为轻^⑥且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贍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

已具矣,必厚作斂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⑦,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⑧。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⑨。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⑩,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

今则不然,厚作斂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⑪。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⑫,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完固轻利^⑬,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⑭,故民归之。

当今之王,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完固轻利皆已具^⑮,必厚作斂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⑯,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

不以伤行 ,故民无怨。宫无拘女 ,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 ,外无寡夫 ,故天下之民众。

当今之君 ,其蓄私也 ,大国拘女累千 ,小国累百 ,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 ,女多拘无夫 ,男女失时^⑦ ,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 ,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 ,圣人之所俭节也 ,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 ,淫佚则亡 ,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 ,风雨节而五谷孰^⑧ ,衣服节而肌肤和。

三 辯 第 七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 :“夫子曰 ‘圣王不为乐 ’^① ,昔诸侯倦于听治 ,息于钟鼓之乐 ,士大夫倦于听治 ,息于竽瑟之乐 ,农夫春耕夏耘 ,秋敛冬藏 ,息于瓠缶之乐^②。今夫子曰 ‘圣王不为乐 ’ ,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 ,弓张而不弛 ,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能至邪^③ ?”

子墨子曰 :“昔者尧舜有第期者 ,且以为礼 ,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 ,环天下自立以为王 ,事成功立 ,无大后患 ,因先王之乐 ,又^④自作乐 ,命曰《𪛗》 ,又修^⑤《𪛗招》。武王胜殷杀纣 ,环天下自立以为王 ,事成功立 ,无大后患 ,因先王之乐 ,又自作乐 ,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⑥ ,又自作乐^⑦ ,命曰《𪛗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 ,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 ,其治逾寡。自此观之 ,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 :“子曰 ‘圣王无乐 ’ ,此亦乐已 ,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 ?”

子墨子曰 :“圣王之命也 ,多寡之。食之利也 ,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 ,因为无智矣^⑧。今圣有乐而少 ,此亦无也。”

卷摇二

尚贤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①，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②，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

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③，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止为凿一门^④，有盗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

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闾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⑤，则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⑥。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尚贤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

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是以贤者众^①,而不肖者寡,此谓尚贤^②。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贤者之治国者也 ,蚤朝晏退 ,听狱治政 ,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 ,夜寝夙兴 ,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 ,以实官府 ,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 ,蚤出莫入 ,耕稼、树艺、聚菽粟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 ,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絜为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 ,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 ,将养其万民 ,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 ,外者诸侯与之 ,内者万民亲之 ,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 ,举事则成 ,入守则固 ,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 ,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③,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贤臣赐哉^④?欲其事之成也。《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⑤。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

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殷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⑥。故古者圣王之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